屋檐下

今年的舟山下过雪

□妖微　文/摄

某日,和来自东北的朋友喝茶,席间谈起些陈年旧事。朋友说,以前北方人最怕南方人,特别是温州人,忒精明,拿100元的羊毛衫,换人家500元的外汇券。等北方人意识到外汇券值钱时,已全部落入南方人手中。朋友的语气中有调侃,也有愤懑。

我呵呵笑了几声。仔细玩味自己的笑,竟是毫无歉意的。本人正好祖籍温州,感觉“精明”这个词既是总结了家乡人多年来沉浮商海所显露的秉性特征,多少也含有“善于经商”的褒义成分。起身为朋友添茶,拿杯互碰,无厘头地道一声:北方冬天的雪真是让人羡慕的厚。朋友接了这话题,兴冲冲谈雪中行车、滑雪溜冰,谈北方寒夜的暖如阳春,言辞间颇为自得。我说,如果能让南方下场雪,肯定是温婉含蓄,不似北方下得这般豪爽,这也许是南方人精明的特性使然。朋友哈哈大笑,将杯中茶一饮而尽,也算是泯了“宿仇”。

南北有别,人文个性、地域环境均有差异,当然,还有冬日的雪。

一入冬,处于南方的舟山人民会在北方大雪纷飞时,盼一场雪。雪是冬天的信物,似乎有雪的冬天才是完美的。

腊月廿七傍晚时分,我们驱车赶往东港。

天空没有云,阴着一张坦荡的脸睥睨苍生。忽然,我听到细微的“噗噗”声,雨点打在车窗上,带着一种金属的质感,似有细小之物,跌落。下雪了!我在车内惊呼。开车的先生一脸不屑,落雪子而已,下不大的。其实舟山也是会下雪的,但通常是夹杂在雨中,我们称为“雪子”,慌慌张张从天而降,不一会便偃旗息鼓,除了湿一下土,引发一些如我般七分矫情、三分真心的惊叹,然后发个朋友圈昭告天下后,便了无踪迹。

正月初三,我醒来打开手机,发现朋友圈正下着一场雪。多段视频证明,舟山的很多地方下过雪——正儿八经的、鹅毛般的雪。急急拉开房间的窗帘往外张望,雪已经停了,小区绿化带的灌木丛残留着几处积雪。阳光灿烂,对面的屋顶雪亮,雪水融化后的水正缓慢滴落。看着明媚的天空,想着地面上的这么点雪很快便会化为乌有。

匆匆洗漱后,急急拉着先生驾车往鸭蛋岭跑。根据以往经验,海拔越高处,由于气温低,雪越不容易化。果然,沿着329国道往山上攀爬,发现路两侧覆盖着枯叶断枝的沟渠、山体,仍完好保留着白雪的踪迹。

站在鸭蛋岭半山腰那口常用于取水的水井边往下看,那亭子、那山路、那落叶、那石块……此刻呈现出不似寻常的幽雅、秀气。雪落得到处都是,像是在大片枯黄、暗黑的底色中,泼墨般地点缀上素白。倒是喜欢这样的画面:“白纱轻笼如霜薄”,雪只是点缀,是毫无侵略性又不容忽视的白,营造出周围景物欲罢还休、若隐若现的美。

此刻,路边八角凉亭黑色的琉璃瓦上,落叶与雪掺杂着,带着一种诗意的苍凉。一只不怕冷的乌鸦从树木间跳上翘角的亭檐,“扑棱棱”的翅膀抖动声,竟使亭顶覆盖之物“簌簌”跌掉。一处由乱石堆垒而成的山涧,长满青苔与鳞毛蕨,水流顺势而下,细长、缓慢。想必这雪化成的水,也已汇入其中,滋养草木生灵。

小心从沟渠中握了一把雪来,让它们卧于左手掌中,一股明显的清冷瞬间转递至指端。拿右手拇指与食指取了一小撮轻捻,这些六角形精灵相互推挤、碰撞,有着明显的颗粒感。它们在我轻柔的触摸下瘫软成水,从指缝间流出。有多久没触碰雪了?今日算是过足了瘾。

下山时,我给北方的朋友留言:今晨,舟山下了场精明又精致的雪。朋友秒回:瑞雪兆丰年。

似懂非懂

□沙滩

好像这世上做什么事,都要事出有因。否则,没有因,果哪里来?可有些事回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大的非做理由,反正做了也就做了,一切似水到渠成,花开花落。

好几年前去一所学校讲了一堂写作分享课,结束有个签书活动。其间,一位前来签名的同学突然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只好故作镇静,连忙在书上写了一行字:我不能停止写作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能停止写作。并对那位同学说:“这就是原因!”那位同学拿着书,看着这一行文字,一脸茫然,在后面同学催促下,似懂非懂地走了。

似懂非懂的还有我。那些我认识的汉字,我们真的如胶似漆?那些与我起舞的文字,我们真的形影不离?那些以我名字发表的作品,我们真的举案齐眉?

这些,我不敢肯定。肯定是我的似懂非懂。

人嘛,平时都爱做些白日之梦。即使多么不着边际多么不靠谱,只要给这梦装上幻想的翅膀,幻想就能飞翔。于是,没有鱼鳃的人,可以在海上自由航行;没有翅膀的人,可以在天上自由飞行;没有强健肌肉的人,可以在食物链顶端独自风流;没有浓毛覆身的人,可以在冬天抵御极端寒冷,在夏天捱过极度高温。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这本书起初不是买给自己看的,是为激励学画的儿子。安娜·玛丽·罗伯森·摩西1860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格林威治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辍学从事女佣15年;27岁结婚;72岁开始刺绣;76岁尝试绘画;80岁举办个人画展;90岁作品风靡美国及欧洲;1961年原始派画家摩西去世,是年101岁。儿子看没看我倒没有关注,上大学去就把书留在家里。现在想来用一百岁的老奶奶去鼓励十几岁的少年,是有点拿错剧本的味道,激励像我这半老头子倒差不多。闲时偶尔翻阅,尽管对绘画似懂非懂,还是觉得画纯粹干净,无技巧没花哨,树木柴屋、炊烟白雪、孩童老爷、农伯村妇、鸡犬牛马都是一幅幅平常百姓图,到底也是喜欢。恬静的田园生活,真的可以启迪人滋养人改造人。

总想抓住一切想抓住东西。即使抓不住,选择也有好多种,装装腔调喝喝咖啡玩玩高深也可,再不济人生失意事业无成直接躺平也无妨,撞南墙撞北墙撞西墙撞东墙,墙墙都撞还不知回头,总是不好。胜负者,胜者,何为胜?败者,何为败?败者不会说自己是败的一方,胜者总说胜在自己一方,终究还是各执一词,各说各话。且将胜负留给山水,留给诗文,留给历史,或许明朗了有意义与无意义之界,缺的正是一个执念。

如果一个人一生下来什么都懂,那他接下来干什么呢?只好把懂的重新搞成不懂,再一件一件琢磨透。这跟我们小时总把一些物件化整为零,大了开始化零为整。逆向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无关代价,无问出身,无分贵贱。

懂得自然懂,不懂得自然不懂,而似懂非懂,参入了悟,参入了禅,参入了道。

似懂非懂,充满人生。

我的奶奶

□王磊斌

奶奶去世后,小姑大姑整理奶奶生前之物时,在衣柜中翻出了一个精致的箱子,箱子中藏满了奶奶去各处的寺庙所求得的印章,都盖着洁净的素布,保存得很细心。

奶奶没读过书,会写的字也就只有自己的名字,都是一笔一画,一板一眼,显得很生硬。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奶奶对各类的佛经却能倒背如流。有一次,我拾来奶奶常念的《金刚经》,试着诵读,真是磕磕绊绊,感觉舌头都打了好几个死结,甚至有些字,真的从未见过,而奶奶一读起来,却像相声里的报菜名一般,很是流畅。

后来,听大姑说,奶奶虽不识字,但有难得的学习毅力,这些佛经一遍一遍地请教别人,在寺庙里一遍一遍地跟着师父诵读,但凡有空就自己一遍一遍地默默练习。

奶奶的热忱自然也影响到了我。从小我就跟着奶奶在岛上的各处寺庙转悠,听奶奶讲各位佛祖菩萨罗汉的故事,礼佛时不够恭敬,奶奶就提醒并让我矫正。以至于后来,我与朋友一起去寺庙参观,讲解相关知识都会让他们感到惊讶。

我高考那年,奶奶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寺庙为我祈福。奶奶的腿有严重的风湿,好几次,因为跪拜礼仪做久了疼得下不来床,我爸和二伯一直劝她,但奶奶就是不听。

我考了三天,奶奶在寺庙也连续跪拜了三天,从早到晚,远远超过了我落笔答题的时间。母亲担心奶奶的腿,就请假想替代奶奶,而奶奶还是不愿离开,后来,我父亲也来劝奶奶,但终究还是拗不过老人家。

考完一回到家,父母就让我立马去看望奶奶,说奶奶腿肿得厉害进了医院。我一到奶奶跟前,奶奶的眼睛立马笑成了缝,口里一直念叨着:“我的大孙子一定能考上,有菩萨保佑呢。”

奶奶那装满零食的铜罐子

大姑买了新房后,想让奶奶也享享清福,过过城里人的生活,就把她接了过来,那三年我也正好在市里上高中,所以周末就去大姑家住上两天。

大姑与大姑丈几乎啥事都不想让奶奶干,但奶奶就是闲不住,但凡儿女上班去了,就打扫房间,清洗衣服被褥,为了省电省水,还都是用冷水手洗。大姑知道后,很是生气,说她好几次。甚至后来,每次加完班深夜回来,还偷偷摸摸将家里的衣服都用洗衣机洗好,挂晒上。可第二天,奶奶还是能给自己找出一大堆活来。

大姑只好亲自布置任务,让奶奶买菜,菜场不远,大姑的用意就是让奶奶多出去散散心,锻炼锻炼身体,顺便结识些朋友聊聊天。可不承想,奶奶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的,说大姑家附近的这个菜场菜价普遍比别处的要贵些,而海山公园附近的菜场价格最便宜,于是奶奶每天一大早就往那边跑。

大姑家离海山公园的菜场很远,光公交车都得坐上好几站,奶奶不舍得坐车,就每天徒步来去。要不是一次大姑在路上无意间碰到奶奶,怕是奶奶能顶着个风湿腿走出一个长征来。反正那一晚,大姑很生气,气得连晚饭都没吃,而奶奶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给她热着。

大姑丈时不时出差,每次出差归来,就带回来些新奇的特产,每次分给奶奶后,她吃了一点,便藏了起来。大姑总是提醒她要快点吃掉,有些东西放不长要过期的,而奶奶只是敷衍地应着。

有次周末,我来到大姑家。奶奶立马将大姑丈上次出差带来的牛肉干拿给我吃,我打开一袋,发现里面的牛肉干已经长了毛,无法食用了。

我告诉了大姑,大姑便又生气地说着奶奶,说她节省了一辈子,老了还要省,省着都把好东西浪费掉了,好好的牛肉干非要把它捂出毛来才舍得吃。

奶奶那次像个小孩,低着头一语不发,最后还向大姑保证,以后一定改掉乱节省的毛病。那一次,我对奶奶充满了愧疚。

可奶奶的毛病一直没有改掉,还是为了我藏了好些东西,甚至是水果,总怕我在学校吃不好。一次,我接过奶奶给我的苹果,发现它已经蔫软了,还有腐烂的黑斑。我舍不得说奶奶了,就拿起一个洗好,当着奶奶的面笑着咬了一口,大声说着:“甜!”奶奶就只是在一旁憨笑。

奶奶的老屋柜子上总有一个铜罐子,这是奶奶的百宝箱,里面总有很多零食:在我小时候,只要我住在奶奶家,那只铜罐子就会从柜子上爬了下来,敞开了盖顶,然后肚里的货色越来越少;而我不在时,那只铜罐子总是屹立在柜子顶端,盖顶牢牢封住,然而肚子里的东西却越来越多了。

奶奶住了一辈子的老屋

是的,我打小时常住在奶奶家。

奶奶家有一张特别精致的木床,木床外围有屏画也有镂刻。每到夏天,奶奶就挂起蚊帐,并拿起那把残破的大蒲扇在我身边轻摇着,讲着各种故事,我盯着木床镂刻里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形象,很快就能进入梦乡。

当我再度醒来时,奶奶早就在厨房里忙碌了。奶奶家的厨房,还是老式的大锅灶台。当奶奶忙着炒菜时,就会让我看下柴火,我总爱捣蛋,不停地往火里添柴加料,弄得奶奶时不时要加快翻炒的进度,有时稍微不留神,菜就老了,焦了。煮饭时也是一样,每次经过我手的大锅饭,底下的锅巴就异常的厚。而我就喜欢吃那锅巴,稍微撒点盐,就觉得是世间最美味的零食了。

奶奶家后屋外还有一口老井,井里的水清凉甘甜。夏天,奶奶买来个西瓜,就会将西瓜放置到一个铁桶里,然后沉入井里,不过一个时辰,西瓜就能变得透心般的爽口了。

如今,奶奶走了。但我总觉得,奶奶还在这座她付之一生爱的老屋里,让老屋维系着兄弟姊妹间的割不断的根。

奶奶的老屋是风筝线的起点,它牵引着我们每一个人,不管离家多远,无论时光荏苒,让我们永远有着一份不舍的归属。只要有老屋在,我们回头能望得见自己的出处,那是能心安的出处。

诗风雅韵

山崖边的小雏菊

□陈桂珍

弱小的身子
就这么坚强地插进崖壁
低微的薄土里
撑开细细的脚爪
无论如何得用尽全力
才能抓住一寸阳光
一寸雨水

山崖很高
高到必须抬头仰望
泥土很薄
薄到必须低眉弯腰
坚硬的崖壁一次次磨断
你向上伸展的四肢和毛发
多少次绝望过后
你柔软的内心又一次次
倔强地生长希望

你明白
你必须紧紧抓牢
那些支撑生命全部重量的薄土
无论风雨雷电
无论重霾浮尘
你别无选择
黄黄的营养不良的小脸以及
偶而被风吹乱的刘海
是你唯一值得摇曳的青春

终于等到
一片祥云飘过
一顿温暖的早餐
竟然让你心满意足
经年的风霜
早已经习惯
天际的鸟儿匆匆划过
只留下长长的叹息